

历史长廊

遗刻在地名中的嵎山泗洲堂

□史 藁

嵎山岛的主峰“陈钱山”，在南宋前名为“神前山”[见南宋乾道五年（1169）《乾道四明图经·昌国》]。据明天启《舟山志》记载“陈钱，一名神前”，可知“陈钱山”的山名始于明代，是由“神前山”谐音演变而来的。“神前山”，意即神前面的山。那么，这尊神秘地隐藏在历史长河里的神灵究竟是谁呢？

藏在谐音里的古堂线索

它便是镌刻在嵎山地名里的泗洲大帝。泗洲塘、泗洲塘隧道、泗洲塘吞口、泗洲塘社区、泗洲塘码头……这里的“泗洲塘”，并非海塘之“塘”，而是“堂”字的谐音。这些地名就像一把钥匙，打开了探索嵎山泗洲大帝信仰的大门……

“神前山”海拔二百多米，站在它的最高峰，整个嵎泗列岛能尽收眼底。它的北侧海域是后头湾，依山而建的村落因此得名“后头湾村”；西南是箱子岙渔港，为嵎山经济、社会和文化的活动中心；南侧则是泗洲塘湾，嵎山渔港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可见，在这些地名相互印证下，宋代时“神前山”下，应该建有一座“泗洲堂”。据“嵎山活地图”、82岁的郑信根老人说，他从小就知道，原先的“泗洲堂”，就在现在“泗洲塘社区”位置。

“泗洲堂”，这是一个有着厚重历史感的古名。近代泗礁和六横海岛新建的供奉泗洲大帝的庙宇，都称为“泗洲殿”“泗洲庙”，如青沙的泗洲殿、六横的泗洲庙等。只有在唐

宋时期，供奉泗洲大帝的庙宇才称作“泗洲堂”。

宋代史料里的泗洲堂

泗洲大帝不仅镌刻在地名里，还静静遗存于浩瀚的宋代史料中。宝庆《昌国县境图》上，在岑港与金塘之间的一个小岛上，就画有一处泗洲堂。宋开庆《四明续志》载：“徐公山有人烟。”南宋时，徐公岛上也建有一座小型的泗洲殿，所供菩萨是一尊红脸武王，身着战袍、脚蹬快靴的泗洲大帝。

在史料中，最有名的当数岱山东沙的泗洲堂。北宋时期的日本高僧成寻，是日本岩仓（今日本京都市左京区）大云寺的寺主，当时已是62岁高龄。由于向往中华文明，他在肥前国（今九州佐贺县西部）松浦郡的壁岛，带着“赖缘、快宗、圣秀、惟观、心贤、善久、长明”七大弟子，秘密登上一艘中国福建的商船，前来天台山和五台山参拜。商船的一船头叫曾聚志，南雄州人；二船头叫吴铸，福州人；三船头叫郑庆，泉州人。

根据成寻和尚撰写的《参天台五台山记》记载，公元1072年3月15日，船队从日本出发，22日进入中国海域，27日从嵎泗进入岱山海域，在小均山（今小衢山）泊锚。小衢山人用四艘小船，将成寻所乘之船合力拖到岛北面避风。成寻看见岛上“有四浦，多人家。一浦有十一家，此中二字瓦葺大家，余皆萱屋。有十余头羊，或白或黑斑也”。萱屋，指草屋；瓦葺大家，

即瓦屋大房。4月1日辰时，成寻船再度起航，经过约8个小时的航行，于下午3时至5时停泊在袋（岱山），说“袋山在随稍山西面，它的东南有栏山”。船队在此泊了一夜，没有上岸。4月2日“辰时，出船，依潮满，以橹进船。午时，到着东茹山，船头等下陆，参泗州大师堂。山顶有堂，以石为四壁，僧伽和尚木像数尊坐，往还船人常参拜处也。”一船头曾聚志在参拜时，还在泗州大师堂请了一张泗洲大师像，赠送给了成寻和尚。

后来，成寻和尚的弟子要先行归国。成寻便将皇上所赐之物以及从各地收集的珍贵佛学典籍，交给弟子带回日本。临别之际，成寻和尚从怀里捧出那张一船头曾聚志赠送给他的布质泗洲大师像，千叮咛万嘱咐，要求弟子视它为生命，务必将其带回日本。这说明成寻和尚对这张画像极为珍视，也可见当时泗州大师堂的香火已十分旺盛。

海上航船的祈福地标

同样，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中转站的嵎山，出现一座“泗洲堂”自然是合情合理的。在《乾道四明图经》记载昌国县“外海复有……丁兴、泗洲堂、黄隆……等山”。丁兴、黄隆均在县内，泗洲堂或在域外。《宝庆四明志》记载“外有丁兴、黄隆等山”，删去“泗洲堂”一名，注其为吞非岛。据此两点（或位于域外，或为吞口），则该泗洲堂就是今嵎山南吞口泗洲塘。那时，沿海祀泗洲大帝之风颇盛，泗洲堂和

后来兴起的妈祖庙、天后宫一样，都是航海者顶礼膜拜的祈福之地，泗洲大师俨然成为海上航行的保护神。

那么，泗洲大帝到底是谁？关于他的来历，传说甚多。一说是徐偃王，因为古徐国所在地为“泗洲”；二说是徐福，由于徐福的祖籍是江苏泗州赣榆，便取名为泗洲堂，内供泗洲大师。但从现有史料看，泗洲大帝应该是一位唐初来自西域的高僧——僧伽和尚（617~710）。南宋末至元初的著名书法家赵孟頫在《重建大圣寺灵瑞塔碑》中记载，僧伽于唐高宗龙朔二年（662）东游至长安，过洛阳，入淮泗，居楚州山阳（今江苏省淮安市）龙兴寺，曾被唐中宗召见，赐号国师。“灵异不可悉数，人谓观音化身云。”据说当年泗州（今江苏盱眙）屡闹水患，他施用功法降伏了妖魔水母，使泗州永绝水患。唐末五代时，他被视为观音化身，尊为泗州大圣。到北宋时期，对僧伽的崇拜达到顶点，全国各地都建起泗州塔、泗洲堂、泗州庙、泗州寺，欧阳修、王安石等人都曾为僧伽祭典撰写文章。北宋诗人黄庭坚说：“僧伽本起于盱眙，于今宝祠遍天下。”

直到北宋末年，金人入侵，淮泗烽烟四起，泗州大圣塔被焚。禅宗开始在南宋各地大行其道，僧伽大师的影响力逐渐消退，泗州大师堂此后大多成了镌刻在地名里的历史遗迹。

如今，早已不见泗洲大帝信仰，但这些镌刻在嵎山地名里的“泗洲”印记，依然在岁月的长河中默默诉说着曾经的故事。

舟山诗话

桃花山下种蛭田

□刘 辉

清乾隆五十五年（1790）恩科进士陈庆槐，是舟山有清以来第一位进士。授中书舍人，迁典籍厅协办侍读，军机处行走，充文渊阁检阅、内廷方略馆分校，继充顺天乡试、礼部会试同考官，直至嘉庆五年（1800年）从军楚北，复赴陕，后因父亲病故辞官归里。居京期间，陈庆槐思念家乡舟山，作《舟山竹枝词》十六首，自题注云：“余居都下八年，故乡风景未曾忘怀，因作此以寄兴。”

其二曰：

面条鱼细墨鱼鲜，
堂酱螺羹上酒筵。
橄榄村中贩虾米，
桃花山下种蛭田。

短短二十八字，罗列六种风物，读来如赴一场渔家筵席。而最末一句“桃花山下种蛭田”，一个“种”字，道出了舟山人与海的另一种关系——不唯渔猎，亦可耕耘。

一

“种蛭田”三字，并非陈庆槐独造。几乎同一时期，清人汪琬有《赠林吉人》诗云：“雨过扞蜡树，潮至种蛭田。”但陈庆槐笔下的蛭田，有着更深的根系。

《定海厅志》载：“顺母涂广产蛭蛤，皆镇海昆亭民聚族为业，世擅其利。”顺母涂即今普陀顺母渡一带，广袤滩涂盛产蛭子、蛤蜊，而经营者并非本地人，而是来自镇海昆亭的家

族。昆亭正是笔者的老家。清代开海展复后，镇海移民携养殖技术跨海而来，在顺母渡扎根，世代以蛭蛤为业，世擅其利。陈庆槐所见的“种蛭田”，其中便有此一支血脉的劳作。

此后，这一产业又在舟山岛际间扩散。康熙五十四年（1715）《定海县志·环海图记》载：“由旗头洋而南……为蛭子港。”蛭子港位于登步岛与桃花岛之间的水道，因两岸滩涂盛产蛭子得名。此名后来谐音雅化为“清滋门”，至今仍标注在海图之上。一个地名的流变，记录着蛭子产业在舟山的扎根与蔓延。

一粒蛭苗，从桃花山下的蛭田出发，随海船抵达福建，在闽地的滩涂上繁衍生长。明人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载：“闽、粤人以田种之，候潮泥壅沃，谓之蛭田。”方以智则补充说，闽地蛭子偏小，全靠舟山种苗才能养至肥大。这一来一往之间，舟山不仅输出了蛭苗，更输出了一整套滩涂养殖的经验。而普陀顺母渡的昆亭移民、桃花山下的福建采购商，以及《海错图》中记载的各色蛭类，共同构成了舟山蛭子数百年的传奇。

三

陈庆槐写蛭田时，人在京城，心在舟山。他写的是故乡风物，记的却是千岛生计。桃花山下，潮涨潮落，蛭田里的那粒蛭苗，从镇海昆亭人的手中传来，又向福建人的船中传去。小小一粒蛭，连着移民的迁徙、技术的传播与海路的延伸。而陈庆槐的诗句，就像一枚被潮水推到岸边的空蛭壳，静静卧在那里，等着后人弯腰捡起，听它讲述海的故事。

图片由作者提供

二

桃花山下的蛭子不仅养活了本地人，更沿着海路远播闽地。

明末清初科学家方以智《通雅》卷四十七载：“蛭，修长如指。闽中有至小者，甬东人种之至大。”甬东即舟山古称。福建原生蛭子体型偏小，而舟山所产蛭子肥硕可观，福建人遂跨海而来，采购蛭苗带回养殖。光绪年间王亨彦《定海乡土教科书》述桃花岛亦云：“涂产……惟蛭较多，闽人有购秧以去者。”“蛭”即“蛭”之方言音转，“购秧”即购买蛭苗。

本版与市政协
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合办
第 1320 期

来稿请发
zswb03@zsnews.com